

历史需要富有感染力的表达

——观电视剧《觉醒年代》

金安平

家命运相关,但又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令不少党史专家和校史专家为之赞叹。剧中,时任外交委员会主任的汪大燮自觉无力回天时,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告诉了好友蔡元培。蔡元培说:“那我能做些什么?”汪大燮说:“你蔡子民有北大,北大后面有个中国!”这句台词的设计,便是根据当时国人对北京大学的普遍期望,是历史赋予北京大学的使命与责任。

如何用艺术语言表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电视剧用心地安排了一个戏剧性铺垫:李大钊在街上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长辛店工人葛树贵当掉了自己的大衣,垫付了医药费,与这个工人结下了友谊。他们的交往,很自然地引出了后来在中国历史舞台起了重要作用的京汉铁路局长辛店机车段机车厂的工人群体。李大钊常有接济别人的善举,如资助学生、为建立长辛店劳动工人补校捐款、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捐献经费等等,所以这段情节是合乎李大钊人格逻辑的想象和编写。

李大钊与长辛店工人一起包饺子过年的情节,让观众感动得热泪长流。这位北大教授与工人的对话颇具深意。“大伙儿知道有一个人叫马克思吗?德国人,长个大胡子。”工人们纷纷摇头。“马克思有个观点,他认为工人阶级是人类社会的领头羊,只有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工人才能过上好日子……”工人又问:“中国有马克思这样的人吗?我们去找他!”一个小孩指着李大钊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大胡子!”这里以文学之笔,建立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马克思的联系,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工人启蒙和宣传的效果,通过“童言无忌”似的一句话表现出来。

剧中,李大钊在长辛店铁路机车修理厂曾有大段的演讲。他站在高大的机车车头上,不时挥动手臂;两个换气扇在飞转,灰尘蒸汽氤氲;一束阳光斜射进来,照亮了昏暗的车间;脸上沾着油污的工人们,仰着头全神贯注地倾听……这一幕让人联想到反映十月革命的经典画作。该剧以颇多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手法,表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大钊常用“我们已经在路上了”鼓励他人。他在说这句话时,每次都是手放胸口。这一动作设计传达出一种先行者、探路者的自豪与自信,以及探索真理道路上的义无反顾。

剧中多次出现城门口印着深深车辙的路,箭杆胡同里泥泞的路,大雪覆盖下乡村的路,无不是寻找道路的隐喻。那个时代的人都曾探索,但最终“已经在路上了”的人,只能是那些执着探索的先进知识分子。“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多次出现,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理论到实践过程的艺术表达。

这条寻找真理、救国救民的路坎坷曲折。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在探索真理的路上痛苦地分化着,青年学生探索真理之路更加复杂。五四前后,诸多新思潮纷纷传入,到底哪种主义能救中国?《觉醒年代》以当时被很多年轻人追随的无政府主义等理论的失败,给后人很好地补了一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不是心血来潮,在各种理论的失败和比较中,救中国的道路才逐渐清晰起来。

精致的艺术表达使该剧的教育意义和审美价值相得益彰。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白色窗帘被风吹得摇曳飘荡,就像是彼时羸弱外交的一曲挽歌,木刻画版串起一幅幅历史的画面……无论是陶然亭内带着醉意的一曲“高山流水”,还是长城上气吞山河的《青春》,都具有开阔的格局。这山河越是风光旖旎,这青春越是蓬勃美好,那些为理想而牺牲的生命就越显得壮美和崇高。陈独秀深邃而忧伤的目光之下,上海龙华刑场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牺牲场景叠印出现,将革命英雄主义推向艺术的高潮。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结合,历史自带的感染力才会一次次感动今人,激发人们对历史的敬畏。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需要这样真诚、严谨、诗意的表现。就此而言,《觉醒年代》创造了历史叙事新的艺术高度。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北京大学的作用在剧中被浓墨重彩地展示。《觉醒年代》挖掘和挑选的北京大学与国

品味 红色经典 ⑩

字里行间咏叹长征精神

——访《长征组歌》首演演员、歌唱家马子跃

本报记者 任姗姗

“《长征组歌》是我用尽一生也唱不够、道不尽的经典。”歌唱家马子跃感慨说。

1965年8月1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举办音乐会,公演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首演58名演员中,马子跃年纪较轻,才20岁。

从那时起,还是新兵的马子跃懂了“长征”两个字的分量。“我们事先没有宣传,可是演了没几天,就听说观众买不到票了,后来,身边的人唱起了《长征组歌》,再后来,很多人都在学唱《长征组歌》。”

之后,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演出,又经历了1975年复排、第1000场演出、第1500场演出……半个多世纪,马子跃和战友们一遍遍唱响这部红色经典,从青丝唱到白发。

唯有历经时间淘洗,仍被人民选择的作品,才称得上经典。人们常说,好歌在于动听,经典在于流传。《长征组歌》为什么长演不衰,唱得响,也传得开、留得住?

680个字10首曲,可谓字字含情、句句经典

1965年1月,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接到任务,要求为萧华将军的诗稿谱曲,将其编排为大合唱。

萧华参加长征时18岁,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他目睹无数同志永眠在长年不化的冰雪中,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道路。1964年他在杭州养病期间,内心被长征中的一幕幕撞击着。他反复阅读史料,研读唐诗宋词,决定选取长征中12个有代表性的场景写一组诗。为此,他经常半夜起身写作,泪水一次次浸透了稿纸,尽管病情多次反复,还是坚持完成了12首诗稿。

接受任务的战友文工团,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当时团里有晨耕、生茂、唐河、遇秋等一批成长于战争烽火下的作曲家,也有马国光、马玉涛、贾世骏等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歌唱家。

在此之前,作曲家晨耕、生茂、唐河、遇秋已有不少佳作,但创作多声部的大合唱还是第一次。大合唱普及性强,参与面广,又有《黄河大合唱》开路在前,他们相

因为拍摄红军长征的故事,我走进了雪山。

春节前,我从傅东育导演那里得知要拍摄献礼建党百年的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这部剧讲述从1921年以来的40个故事,与我们经历的时代密不可分。我当即表示希望加入,但一直没找到完全适合自己的角色,直到遇见《雪国的篝火》剧本。

这是根据红军三军团第六师十七团一连的真实经历改编的故事。长征途中,他们必须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终年积雪、鸟兽无踪的雪山。在完全断粮的情况下,炊事班为了保障连队过雪山,一个接一个献出生命。很多人来不及留下自己的名字,只在一个破旧的饭盒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符号。我努力控制情绪,读完了这个故事。掩上剧本那一刻,泪水抑制不住地夺眶而出。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那股子力量,我一直渴望表达的高尚情怀,这就是《长征组歌》所表达的内容。“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这首歌我小时候听过,那时并不能完全理解歌词里的艰难与牺牲。现在演绎这个故事,我该如何表现这些质朴而伟大的红军战士呢?

讨论剧本时,我提出,希望真实完整地还原过雪山的画面,希望导演帮助演员拿掉所有的表演技巧,回归人在极寒环境下、面临生理极限时的真实状态。所以,就从节食和减脂开始吧。10天后,我的体重只剩58公斤。中午在拍摄现场,为保持身体的饥饿感,我是不吃饭的。后来,我发现好几个演员为了感受饥饿,都在最大限度的节食。再与一切现代生活隔绝吧。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朋友的联络,安静等待,只为了走向真实的雪山。

实地拍摄第一天,雪山刮起了白毛风,整个摄制组猝不及防,没有帐篷,没有热水,没有带够防风防寒物品,手冻僵了,



①

信,只要通俗易懂、优美动听,作品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讨论中,他们认为原诗最后两首讲的是红军长征后北上抗日的故事,所以决定为前10首谱曲。作曲家们曾说:“洗星海一人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传唱全中国,我们4人中,有我、我中有你,才可能实现相加大于4的效果。”集体构思,统一布局,各取所长,分头执笔,最后再反复推敲、修改,10首曲子最终谱成。

唱了一辈子《长征组歌》的马子跃,感受到经典的常唱常新:“《长征组歌》是萧华将军饱含泪水和心血写成,仅用了120句680个字,就概括了长征的全貌,可谓字字含情、句句经典。每次唱都仿佛经历了长征,接受心灵的洗礼,每次都有的感动。”

只有深刻反映时代的作品,才可能超越时代

长征中,萧华跟随中央红军走了11个省份,《长征组歌》中,战士的脚步走到哪里,就用当地的民间音乐来表现。有红军传统歌曲,也有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民间曲调,还加入了二胡、琵琶、竹笛、竹板、板胡、唢呐等民族乐器来伴奏。音乐一响,人们便知长征到了何处。

马子跃记得,周恩来总理曾说自己最喜欢《过雪山草地》。歌中唱道:“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马子跃去请教作曲家,才知道藏族民歌糅合了红军歌曲,创作而成的一首新民歌。老团

半个多世纪来,《长征组歌》响彻神州大地,理想信念之歌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本期,我们跟随两位深受《长征组歌》影响的文艺工作者,追寻《长征组歌》代代相传的记忆,感受红色经典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欢迎广大读者投稿,讲述关于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故事与感悟。

投稿邮箱:rmbhsjd@163.com

——编者

长晨耕的话让他记忆深刻:“别人用过的我们不用,大家熟悉的我们不照搬。把自己当做一个红军战士感悟长征、书写长征,才能谱出新的格局。”

表演方式也有创新。《长征组歌》的演员身着红军服,一边唱一边做动作,宛如行军鼓动,有人物,也有情节。这一独特的编排方式,也是对长征历史的艺术呈现。不论代表行军的摆手动作,还是《飞越大渡河》里的船只造型,都契合美学要求。

当年58名合唱队员中,有参加过抗

粮”,堪称诗中极具华彩的一章。

“《长征组歌》不只是萧华将军一个人的心声,而是他跟千千万万红军战士共同完成的伟大作品。只有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作品,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马子跃一直有种强烈的感觉。

《长征组歌》长演不衰,是因为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965年首演后,合唱队抽调18人,跟随周恩来总理出国演出。马子跃也是其中一员。他发现,国内演出时,观众在哪个地方鼓掌,国外演出时同样掌声热烈,对崇高精神的敬仰,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是贯穿《长征组歌》的一条主线。“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勇士,都是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老红军对马子跃讲,过雪山草地时,野菜树皮就是生存的粮食,但很多野菜野草有毒不能吃,是共产党员自愿组成了试吃小组;一位战士为战友整理遗容,发现他手里攥着一块银元和一张党证,后来,这位战士帮牺牲的战友交了党费……

这些年,马子跃和战友们重走长征路。每一次访问老红军,每一次与先辈的脚印重合,他们对长征的理解都加深一步。“走过千山万水,听过红军故事,再唱《长征组歌》肯定饱含感情。否则,音色再好,技术再高,歌声里也没有灵魂。”

马子跃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演唱《长征组歌》,拥有生命中最难以割舍的部分。如今,他不仅是《长征组歌》的演唱者,也是讲述者、传承者。他收藏了数百件相关物品,和十几位参加首演的战友组成“老战友合唱团”,正在把原汁原味的《长征组歌》传承给更多年轻人。

“《长征组歌》长演不衰,因为它字里行间咏叹了伟大长征精神。”马子跃动情地说:“我们都是红军的后代,读懂长征,就读懂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图①为1965年《长征组歌》首演节目单、图②为1965年《长征组歌》首演节目单、图③为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剧照。

版式设计:蔡华伟 赵佩汝



②

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战士,也有十几个刚入伍的新兵。大家都没有长征的经历,要想唱好《长征组歌》,必须补上长征这一课。周恩来总理和萧华将军多次指导排练,徐向前、聂荣臻、杨成武等三十九位老红军讲述长征故事,演员们学党史、读原著,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纪念馆……每个人都沉浸在长征岁月中,感悟着长征精神。

“每当《长征组歌》的歌声响起,萧华将军的眼里总是含着泪花。”萧华的夫人王新兰曾讲,萧华总是一边写一边落泪。写《过雪山草地》时迟迟未能动笔,萧华问王新兰:“过草地时你只有11岁,长征是什么感觉?”王新兰回答:“一个是冷,一个是饿”。萧华于是提笔写下“高原寒,炊断

我走进真实的雪山

王劲松

脸被风吹干了,嘴巴甚至没有办法说台词……但我们有创作热情。如果没有这样的风暴和冰雪,为什么来这里拍摄呢?为了让观众看到风雪如刀的画面,我们必须走进雪山,只有回归真实,才能向观众展示严酷如炼狱的环境,才能彰显红军战士的革命意志。即使风雪大到几米之外看不见人,即使双手暴露在风雪中让人疼得直掉眼泪,我们依然相互安慰着、鼓励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向前推进。

拍摄第六天,暴雪。我和导演商量,剧本描述我扮演的老钱坐着靠大石头,在寒冷和饥饿中离世,我更想让他最后和雪山融为一体。导演说:“这当然是更好的表现,但这意味着演员要一动不动躺在雪地里,直到被大雪完全掩埋。你能承受吗?”“来了,就已经准备好吃苦。我只要最准确最震撼的画面。所以,我期盼着明天有更大的风雪。”

第七天,天气如我所愿。躺在刺骨的雪地里,尽量让思维放空,但身体会告诉我,寒冷的雪正一点一点“吞噬”身体,由冷到麻到疼,下半身、胸口、脖子、脸,没有了光线,不能呼吸了……想起读过一位红军老战士的回忆文章,过雪山的时候,又累又饿,有一块大石头,想靠着喘口气。石头晃了一下,回头仔细看,是战友的

遗体。长征中的雪山,是无数战士的遗体组成了路碑,一路引导着战友向前进……这让我想到《长征组歌》里的歌词:“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有哪一支军队在如此艰难恶劣的条件下走过这样的长征?有哪一支军队能在直面生死的征途中心不灰心不丧气,更加昂扬地走向胜利?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今天距离长征已近90年,当年长征走过的雪山草地建了高速公路,天堑架起桥梁,山峦铺设铁轨,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旅游景区。今天的我们还需要长征精神吗?年轻人还会记得红军走过的路吗?

这就是我们拍摄《雪国的篝火》的意义吧。就是这支队伍,走过雪山草地,走过鸟兽难过的绝境,战胜日寇,打败腐败的国民党军队,赢得抗美援朝战争,捍卫了独立而强大的新



③

